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增注唐策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蔣繼焕

增注唐策卷三

論

李百藥封建論（本傳貞觀二年朝廷議將封建諸侯乃建論諫之此篇新史不載今按舊史附入）

臣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然命歷有賒促之殊邦家有治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漢諸侯王表注應劭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八

百今乃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載此謂過其歷者也秦以謚法少恐後世相襲自稱始皇子曰二世欲以二迄萬令至子而亡此之謂秦不及期也左傳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存亡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黄唐之並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榦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絶秦氏背師古之訓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共理之憂故一夫號澤七廟隳祀崇曰始皇紀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置王毋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於羣臣廷尉李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後屬疏遠更相誅伐今海内皆為郡縣諸子功臣重

賞賜之甚足易制置諸侯不便始皇從其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李斯又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雜燒之偶語詩書棄市制可又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表南山之顛以為闕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賈誼過秦曰踐華為城因河為津天下以定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沒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千里之間俱為采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崇曰易繫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

以書契書序疏結繩為約大事大其繩小事小其繩用象刑之典治劉曹之末崇曰書舜典象以典刑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髕者以墨蒙其髕象而畫之犯宮者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鍥船求劒未見其可崇曰呂氏春秋楚人有涉江者其劒自舟中墜於水遽鍥其舟曰是吾劒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劒不行若此求劒不亦惑乎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崇曰左宣三年楚子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白馬素車史記秦紀沛公至灞上子嬰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於軹道旁無復藩籬之援不悟望夷之釁史記秦紀二世三年丞相

趙高殺二世於望夷宮未甚羿浞之灾崇曰左襄四年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而用寒浞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娛羿於田取其國家羿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乃欽明昏亂自草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啓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為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愛敬蒸蒸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崇曰書舜典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

之德也崇曰記文王世子篇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每憲司讞罪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減申舉斷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崇曰劉向說苑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正色直言虛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芻蕘堯之求諫也崇曰書大禹謨稽于衆舍己從人弘奬名教勸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善誘也崇曰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每旦視朝聽受無倦智用於萬物

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臣討論是非備盡肝膈唯及政事更無異辭纔及日昃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閑高談典籍雜以文詠間以玄言乙夜忘疲終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朞月之間彌綸天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永久難以卒變請待斲雕成朴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為晚焉太宗竟從其議

徐彦伯樞機論本傳武后時王公卿士多以言語不慎密為酷吏所陷乃著論

曰

言語者君子之樞機也樞機發則物應物應則得失之見也王崇曰易繫云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得之者江海比隣失之者肝膽楚越然後知否泰榮辱繫於言乎夫言者德之柄也行之主也志之端也身之文也既可以濟身亦可以覆身故中庸鏤其心楊曰記中庸云庸言之謹言顧行行顧言又曰君子言而世為天下則君子不右階銘其背崇曰家語云孔子入后稷之廟其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言而信

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南容復於白圭楊曰南容三復白圭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箕子疇於洪範楊曰二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曰乂良有以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又言終身為善一言敗之是也老子云多言數窮又云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議人者也何聖人之深思積慮杜漸防萌之至乎夫不可言而言者曰狂可言而不言者曰隱鉗口拱默曷通彼此之懷結囊而處孰啓謨明之訓則上言者下聽也下言者上用也睿喆之言猶天地

也人覆幬而生焉大雅之言猶鐘鼔也人考擊而樂焉作以龜鑑周公之言也楊曰周公作無逸篇曰王其監於兹唐宋璟常手寫無逸一篇繪之以獻在植曰望陛下以無逸爲元龜立而不朽臧孫之言也崇曰左襄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是謂德音諧我宗極滿于天下貽厥後昆但懋探大猷克念丕訓審思而應精慮而動謀其心以後發揮其交以後談不蹙趨於非黨不屏營於詭遇非先王之至德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剪其諜諜之

緒撲其炎炎之勢自然介爾景福錫茲純嘏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哉孔子曰終日行不遺己患終日言不遺己憂此迺可以言戒之哉戒之哉

盧藏用析滯論本傳神龍中以俗多違忌有乖至理乃著論以暢其事云

容曰天道玄微神理幽化聖人所以法象衆庶由其運行是故大撓造甲子容成著律歷崇曰後律歷志記稱大撓作甲子注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撓博物記曰容成氏造歷黃帝臣也月令章句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罡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榦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榦相配以成六旬黃公裁變玄女啓謨從

之者則兵强國富違之者則輔弱朝危有同影響若合符契先生亦嘗聞之乎主人曰子所謂曲學偏方之説易曰先天不違崇曰乾卦先天而天弗違傳稱人神之主崇曰左桓六年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範圍不過三才所以虛中崇曰易繫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進退非邪百王所以無外崇曰乾卦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故曰國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崇曰左莊三十二年有神降於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又曰禍福無門唯

人所召崇曰左襄二十三年閔子馬云云人無釁焉妖不自作由是言之得喪興亡並關人事吉凶悔吝無涉天時且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崇曰書蔡仲之命篇云爲不善者天降之殃崇曰書伊訓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高宗修德桑穀以變崇曰史殷紀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懼問伊陟陟曰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從之而祥桑枯死宋君引過法星退舍崇曰史宋世家景公時熒惑守心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代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子韋曰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果徙三度此天道所以從人者也古之爲政者刑獄不濫則

人壽賦斂蠲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國靜賞罰得中則兵強所以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苟違此途雖卜時行刑擇日出令必無成功矣自叔代還訛俗多徼倖競稱怪力爭誦詭言屈政教而就孤虛棄信賞而從推步附會前史變易舊經依託空文以為徵據覆軍敗將者則隱秘無聞偶同幸中者則共相文飾豈惟德之增慼亦乃學人自是嗚呼習俗訛謬一至此焉昔者甲子興師非成功之日 宗曰書武成甲子昧爽受

卒其旅若林會於牧野罔有敵於我師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往亡用事異制勝之辰鄭曰唐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且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人事苟修何往不濟故曰任賢使能則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故不卜筮而事吉養勞貴功則不禱祠而得福此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以並資厭勝不事良圖則長平盡坑固須恒濟崇曰史白起還為武安君秦攻趙趙使趙括將兵擊秦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盡坑殺之襄城無噍亦可常保崇曰前高祖紀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如淳注

噍作笑反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孑遺為無噍類是知拘而多忌終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遺小數仁遠乎哉詎宜滯執客乃蹙然避席曰鄙人因蒙不階至道請事斯語歸於正途而今而後方焚蓍龜毀律歷廢六合斥五行浩然清慮則將奚若荅曰此所謂過猶不及也夫甲子所以配日月律歷所以通歲時金木所以備法象蓍龜所以筮吉凶聖人以此神明德行輔助謀猷存之則協贊成功執之則疑滯於物消息之義其在茲乎客於是循墻匍匐怗然

無氣口怯心醉不知所以答矣

劉禹錫學校論本傳憲宗元和中嘗嘆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云

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廪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遣子弟入附者五國崇曰儒學傳廣學舍千二百區三學益生員並置書筭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篋踵堂者凡八千餘人今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官

春秋釋奠於先師斯止辟雍頖宮非及天下令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居販故孝惠高后間署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崇曰玄成傳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宜毀專景廟天子是其議禹卒玄成等請罷郡國廟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崇曰記祭義云又曰祭神如神在崇曰語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其教令教頽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學校營學室具器用豐籑食董曰籑士卷反飲食也亦作饌增掌故儒官各加稍食稍所教反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

議

元結時議本傳開寶中舉進士會天下亂浮沈人才肅宗時蘇源明薦其可用上時議三篇云

一曰議者問陛下往年逆賊狼扈在四方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鎮彊寇曾不踰時摧鋭攘凶復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邪乃今河北姦逆數犯州縣百姓轉徙不絶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

無令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令日檢禁而無亡命無令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令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令日爵賞而士不散無令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為安而忍以未安忘危邪對曰前日天子恨愧陵廟為羯逆傷汙憤悵上皇南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强以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昕董曰許斤切明也纓佩而朝太官具

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厩芻良馬宮籍美女輿服禮物休符瑞牒日月充備朝廷歌頌盛德大業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諂臣顛官怡愉天顔（史炤曰顛五困切弄言也）文武大臣至於庶官皆權賞踰望此所以不能以彊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寇盜彊弱可言哉二曰議者曰吾聞士人共自謀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則家國兩全不勝則兩亡故生死決於戰

是非極於諫令吾名位重財貨足爵賞厚外無仇讎害
我內無窮賤迫我何苦當鋒刃以近死忤人主以近禍
乎又聞吾州里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婦皆力役乞丐凍
餒不足況於死者人誰哀之又聞曰天下殘破蒼生危
窘受賦與役者皆寡弱貧獨流亡死徙悲憂道路蓋亦
極矣天下安我等豈無畎畝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
義仁信方直死矣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
信耳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下能令必

信信可必矣而太信之中至姦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忠信蒼生益寃結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等議於野又何所及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蒼生滅姦逆圖太平勞心悉精於今四年説者異之何哉對曰如天子所思説者所異非不知之凡有詔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再頗類諧戲今有仁卹之令憂勤之誥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猶足以勸彼但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行

已言之令必將來之法雜揺弊制拘忌煩令一切𧨏蕩任賢士斥小人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爲不及書上帝悅曰卿能破朕憂

杜佑省官議本傳德宗建中初河朔兵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爲救弊莫若省用省用莫若省官乃上云議入不省

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卒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北史後魏孝文帝正始時并郡縣宣武帝晉太元省官七百東晉武帝隋開皇廢郡五百文帝貞觀初省內官六百

員太宗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肯虚設
自漢至唐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者誠救弊之切也昔咎
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寺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
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户部
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為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
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
伯冏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
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

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别駕隨刺史廵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宗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為常當開元天寶中並玄宗四方無虞編户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為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户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

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草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説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況顧姻戚家産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乂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軍是䘏遇士人如奴固無范睢業秦賈季彊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别駕參軍

司馬州縣額内官約户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為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閒授受已多國家以為勲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邪

書

于志寧諫承乾太子書 本傳貞觀三年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

又音樂過度志寧諫之云太子不納此篇新史頗略今附入舊史

克儉節用實弘道之原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是以峻宇雕牆夏書以之作誡崇曰書五子之歌其二曰訓有之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令所居東宮隋日營建覩之者尚譏其侈見之者猶歎其華財帛日費土木不停窮斤斧之工極磨礱之妙且丁匠官奴入内比者曾無復監此等或兄犯國章或弟罹正法往來御苑出入禁閨鉗鑿緣其身槌杵在其手監門本防非慮宿衛以備不虞直長既自不知

千牛又復不見爪牙在外廝役在內一不可也陛下向平東都曽觀廣殿皆撤毀之天下翕然一口頌歌豈初惡侈靡而後好雕麗哉二不可也陛下每言巡幸者不急之務徒焉虛費今國儲無兼年又興別都之役以産怨讟三不可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賦殫空雖蒙更生意未完定奈何營未幸之都重耗其力四不可也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非不知地土中道里所均但形勝不及關內非敢康也崇曰前高祖五年婁敬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

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俗為日尚淺詎可東巡以搖人心五不可也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於豫章二千人挽一材以鐵為轂行不數里轂輒壞別數百人賫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揆其餘可知已昔阿房成秦人散崇曰史本紀三十五年營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章華就楚衆離崇曰史楚世家靈王七年内就章華臺下令内亡人實之乾陽畢工隋人解體楊億曰本紀大業四年夏起乾陽殿令民力未及隋

日而役殘創之人襲亡國弊臣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

張玄素諫承乾太子書本傳太宗時以數諫正太子擢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既而太子醜德日聞玄素不能已上書云云書入太子怨

周武帝平山東庳官陋食以安海內崇曰北史本紀建德元年冬幸道會苑以上善殿壯麗遂焚之四年秋召大將軍曰自親覽萬機便圖東討惡衣菲食繕甲練兵而太子贇有穢德烏丸軌以聞帝慈仁不忍廢及踐阼狂暴日熾宗祀以亡隋文所代是也崇曰本紀宣皇帝諱贇武帝長子也武帝崩太子嗣位奢欲在殯曾無戚容即通亂先帝宮人嗣位之初彌復驕奢帝每杖人以百三十為度名曰天杖文帝

因周襄藉女資崇曰本紀襄爵隋國公周武帝聘其長女為皇太子妃雖無大功於人然布德行惠上下安賴勇為太子驕肆敗度令宮中山池殿下所親見者也當是時自謂有泰山之安詎知壬臣敢進其說哉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踈小人黜浮華守恭儉雖有離間烏能致慈父之隙哉蓋積德弗純令問不著一遭讒遂成其禍崇曰李綱傳綱事隋為太子洗馬太子勇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娬媚娘曲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進淫聲惑視聽誠使上聞之豈不為殿下累乎臣請正其罪勇曰置之我欲為樂耳後勇廢文帝切讓官屬無敢對綱曰陛下

不素教故太子至此今上以殿下父子親故所資用不為限節然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亡藝孰有過此龍樓望苑為工匠之肆既闕侍膳問安之宜又無悦學好道之實上違君父慈訓之方下有因縁戮辱之罪所施與者不游手雜色則圖畫雕鏤之人外所瞻仰此失已㬥内隱密者尚可勝計哉右庶子趙弘智經明行修臣謂宜數進召以廣微美今反猜嫌謂妄相推引從善若流尚恐不逮飾非拒諫禍可既乎

增注唐策卷三

增注唐策卷四

書

韋承慶諫太子書 本傳高宗儀鳳中詔太子監國太子稍嗜聲色興土功上疏極陳其端云云此篇新史不載今以舊史附入

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也所以承宗廟之重繫億兆之心萬國以貞四海屬望殿下以仁孝之德明睿之姿岳峙泉渟賓曰音亭止水也金貞玉裕天皇升殿下以儲副寄殿

下以監撫欲使照無不及恩無不覃百寮仰重曜之輝崇曰崔豹古今注漢明帝作太子樂人歌贊其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曜四曰海重潤萬姓聞洊雷之響崇曰易震卦洊雷震注洊重也音荐夫君非民無以保其位人非食無以全其生自頃年來頻有水旱菽粟不稔令夏亢陽米價騰踊貧窶之室無以自資天皇所以垂衣北極殿下所以守器東宮為天下之所尊得天下之所利者豈唯上玄之幽贊亦百姓之力也百姓危則社稷不得獨安百姓亂則帝王不能獨理故古之明君飽

而知人饑溫而知人寒每以天下為憂不以四海為樂今關隴之外兇寇憑陵西土編甿凋喪將盡干戈日用烽柝洊興千里有勞於饋糧三農不遑於稼穡殿下為臣為子乃國乃家為臣存於竭忠為子明於盡孝在家不可以自逸在國不可以自康一物有虧聖上每留神念三邊或梗殿下豈不兢懷況當養德之秋非是任情之日伏承北門之内造作不常翫好所營或有煩費倡優雜伎不息於前鼓吹繁聲亟聞於外既喧聽覽且黷

宮闈薦之僕隷小人縁此得親左右亦既奉承顏色能不恃託恩光作福作威莫不由此不加防慎必有愆非儻使微累德音於後悔之何及殿下有少陽之位有天挺之姿片善而天下必聞小能而天下咸服豈可不為盡善盡美之道以取可大可久之名哉太子頗嘉納

陳子昂諫襲吐番書傳武后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以襲吐番子昂上書諫止之云云

亂生必由怨起雅州羌崇曰舊史此下云自國朝有事以來未嘗一日為

盜令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蜂駭而邊邑連兵守備蜀之禍搆矣東漢喪敗亂始諸羌一驗也崇曰舊史云此一事也吐蕃黠獪董曰古外反狡也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薛仁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庭崇曰舊史云身囚虜廷關隴為空令迺欲建李處一為上將驅疲兵襲不可幸之吐蕃舉為賊笑二驗也崇曰舊史云駈傾頹之兵將襲吐蕃為虜所笑此二事也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蜀昔時不通中國秦以金牛美女啖蜀侯

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崇曰舊史云此三事也）蜀侯誅吐蕃愛蜀之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絶頓餓喙不得噬令撤山羌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崇曰舊史云此四事也）蜀為西南一都會國之寶庫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令圖僥倖之利悉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崇曰舊史云此五事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

安無役也今開蜀險役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貞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為盛軍師輒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貞姦贓已巨萬得非有姦臣圖利傒以生羌為資六驗也崇曰舊史云此六事也蜀士尫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即破滅臣見蜀之邊垂且不守而為羌夷所暴七驗也崇曰舊史云此七事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䟽勒崇曰舊史此下云天下翕然謂

德之威天下以為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皇之事崇曰舊史云將以此見邊鄙伏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令徇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饑闗隴弊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思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驅與師投不測小人徒知議邊境之利非帝王至德也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崇曰舊史審作熟

袁楚客規魏元忠書 本傳中宗拜中書令無所建明天下傾望乃規之云

云

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言於上間音閑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此朝廷一

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傅豈相濫哉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寳附權門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玆入道徒為游食此朝廷三失也今倡優之輩遂授以官輕朝廷亂正法人君無私愁害物私賞費財況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國之光任之致治有司選士非賄即勢上失天心下違

人望非為官擇吏乃為人擇官此朝廷五失也閹豎者給宮掖掃除事古以奴隷畜之中古以來大道寖喪疏賢捂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刀亂齊崇曰史齊世家桓公問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開方豎刀何如對曰不可仲死桓公不用管仲言卒用三子三子專權桓公卒易牙與豎刀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太子昭奔宋五公子各樹黨爭立相攻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壇之鼠今閹豎綰青紫耗府藏此朝廷六失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夫為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

而反害之此朝廷七失也先王欲人治必選材欲人安必省事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慶之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體也令天下困窮州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剥自私是下有憂而上不恤也而更員外置官夫人情自以員外吏恐下不已畏也必峻法懼之恐財不已奉也必枉道達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封數夫人而令出入禁掖弄君之法縱而不禁此

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令有引鬼神執左道以惑主者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祿此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

李嶠答時書 本傳中宗神龍二年為中書令陰欲籍時望復宰相乃置員外官數千既吏衆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于時

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蹕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崇

遂輕尊嚴徼朋浮游閱廛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
禍產意外縱不自惜奈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
以濫傳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崇曰書周官茲惟三公論道經邦云云自帝
室中興以不慎爵賞為忠冒級躐階朝陞夕改正闕不
給加以員外內則府庫為殫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
治之道也願愛惜班榮息匪朋之議令文武六十以上
而天造含容皆矜恤之老病者已解還授員外者既遣
復留恐非所以消敝救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不

可用退又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酋長類糜俸禄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崇曰易繫云今百姓空寠不安居處不可以守位倉儲蕩耗財力傾殫不足以聚人山東病水潦江左困輸轉國匱於上人窮於下如令邊埸少竦恐逋亡遂多盜賊羣行何財召募何衆閉遏乎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歳饑糟糠不厭而投艱阸之會收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營土木恐怨結

三靈謗蒙四海又比緣征戍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稅賦令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其中高戶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符羼名僞度（董曰羼初限反說文羊相厠）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若史移没籍產以少縣甲等更為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捉驛者往逮小弱即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取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太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持大鼓者已貳萬員願量留之餘勒還籍以

杜妄費

姚班諫節愍太子書本傳中宗時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道凡四上書云

其一曰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崇曰云云見誼本傳伏見內置作坊諸工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

或事狀外通小人無知因為詐偽有玷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所司其二曰漢文帝身弋綈足革舄崇曰前東方朔傳云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齊高帝闌檻用銅皆易以鐵經侯帶玉具劒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劒佩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為貴皇王以菲薄為德惟殿下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曰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姦偽乘之因緣增損

近呂昇之乃代署宣勅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甚免詐繆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令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宜侍膳時奏請其人俾奉講勸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

宋務光大水上書本傳中宗神龍五年大水詔文武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云云

不省

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

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羣議壅羣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教失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張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

崇曰前五行志云云說曰水北方終臧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臧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懐柔百神亡不宗事積其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

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

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賢遍反夫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頃虹蜺紛錯暑雨滯霪陰勝之沴也董曰沴郎計反水不利○崇曰五行志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崇曰五行志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意者萬幾之事陛下未躬親乎鼂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賢良策云今朝廷賢佐雖多然莫能仰

陛下清光願勤思法宫凝就大化以萬方為念不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樂三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願備禦存乎人耳灾興細微安之不恡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求藥雖復僶俛僶駟盡反尚何救哉夫塞變應天實繫人事令霖雨即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為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崇曰天后延載初揚再思居相時水沴閉坊門以禳再思入朝有車陷于濘七牛不前恚曰癡宰相不能和陰陽而閉坊門遣天我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工人代乃爲虚設又數年以來公私罄竭（罄方勇反）戸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爲既庶且富試踐閭陌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壯盡於邊塞孀孤轉於溝壑（寶曰孀色莊反寡婦）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爲姦盗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偽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衆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残之後緩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敦龐

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愛之適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秘監鄭普思祭酒葉靜能挾小道淺術列朱紫取銀黄虧國經悖天道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媟黷

韓琬論政書本傳睿宗時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言云云書入不報

國安危在於政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崇曰老子四十六章云貞觀永徽中貞觀太宗永徽高宗農不勸而耕者衆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汙窳董曰以主切器空中亦病也○崇曰史舜紀河濱器皆不苦窳吏貪者士恥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廝而勤道

佛不懲而戎土木質厚禪販弗𧇊其故柰何雜以王道也自兹以來任巧智斥謇諤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諂附者無黜剥之憂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淪替其故柰何行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淳薄相反由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為立身之階仁義為百行之本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沈者為黠剛正者為愚位下而驕家貧而奢歳月漸漬不救其弊何由變浮之淳哉

不務省事而務捉搦捉則角反搦服格反夫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章則盜賊多矣比法令數改或行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奕者一棊為善而復之者愈善故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何繇不治哉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闕擬者十人令當選者亡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令如仇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令交罷執符紛競校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令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鏹積穀相夸令匿貲示羸以

相尚往外國欵關令軍屯積年往名募人賈其勇令差勒闔宗逃亡往倉儲盈衍令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羇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産已空鄰伍牽連遂為游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令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刻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量能授官人見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

柳澤言事書

本傳睿宗景雲中入調會有詔選者得言事上書云云睿宗善之

頃者韋氏蠱亂姦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下神聖勇智安宗社於已危振黎苗之將溺乃令蠲煩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歡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懼也夫驕奢起於親貴綱紀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下畏親貴僞

而不禁寵倖撓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則姦詐起而暴亂生焉雖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陛下欲親與愛莫若安之福之夫寵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邪驕奢之淫危之梯也謂福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也陛下敷求俊哲使朝夕納誨其有逆于耳謬于心者無速罰姑求之道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賞姑求之非道崇曰書太甲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淫巧者拒之則淫巧息進忠讜者賞之則忠讜進臣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

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樂今儲宮肇建王府初啟願采溫良博聞恭儉忠鯁者為之僚友仍請東宮置拾遺補闕使朝夕講論出入侍從授以訓詁交修不逮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今貴戚打毬擊鼓飛鷹走犬狎比宵人楊億曰小人也盤游藪澤惟陛下誕降謀訓勸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臣聞富不與驕期而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侔

人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以愛之太極富之太多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今陛下何勸其皇祖謀訓之則乎陛下何懲其孝和寵任之失乎故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崇曰記曲禮云）夫寵愛之心未有能免要去其太甚閑之以禮則可矣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矯狂鑒戒宜在厥初使居寵思危覲過務善惟陛下黜侈僭驕怠進樸素行業以勗其非心不作無益不啟私門不差刑不濫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

祿永終矣

孔璋救李邕書本傳玄宗初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上書

曰

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

故晉用林父不以過崇曰左宣十二年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令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十五年六月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漢

任陳平不以行崇曰平七羽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或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其中未必有聞

居家時盜其嫂大王令護軍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少者得惡處反覆亂臣也漢王讓無知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成敗之數何暇用之乎漢王召平迺拜為中尉後立功封曲逆侯向若林父誅陳平死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天子之尊矣崇曰舊史天子作皇極伏見陳州刺史邕崇曰舊史此下云舉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羣氏之鋒雖身受謫屈終而奸謀沮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振孤恤窮救乏賙惠積家無私聚今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

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崇曰舊史此下云臣之死所謂洛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
臣與邕生平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逮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患義也獲二善以死固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生使率德改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黄泉臣之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崇曰舊史云實鑒臣心
昔吳楚反漢得劇孟則不憂崇曰前游俠傳吳楚反時條侯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吳楚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

敵國云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敷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崇曰舊史此下云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況告成岱宗天地更新赦而復論臣聞士為知己者死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以成陛下矜能之慈惟明主圖之疏奏減死

高郢諫營章敬寺書本傳衛州人及進士第代宗為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

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烝烝之思要無以加臣謂悉

力追孝誠為有益妨時勤人不得無損捨人就寺何福之為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春秋書之為非禮崇曰經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柱也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罷之崇曰前韋玄成傳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至元帝用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下詔議罷祖廟之在郡國者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等議罷之夫廟猶不

越禮而立況寺非宗社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為不可亦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薦食生人百姓懔懔無日不惕遣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壞地委諸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況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乘于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衆資糧扉屨取足於人勞罷宛轉十不一存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役王命縱

未能出禁財贍鰥寡猶當稍息勞獘以噢咻之噢於六反柰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榷酤之獘欲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既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盜賊將延而興戎狄乘間以為風塵得不為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主苟功濟於天天人

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内懽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未聞崇樹梵宫彫琢金玉之為孝者夏禹卑宫室盡力溝洫人到于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崇曰南史本紀大通元年創同泰寺天監十二年新作太廟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武遺風乎又制

作之初支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思格于天地千福萬禄先后受之魯是一寺較功德邪

元稹論輔導太子書元和中王叔文等蒙幸太子而撓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曰

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讒入任周召則善聞崇曰舊史任作親善作義豈天聰明哉然而克終于道者教也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

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唐叔與游崇曰舊史此下云禮樂詩書為之習日不閲淫豔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崇曰舊史此下云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游不得縱追禽逐獸之樂及為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崇曰舊史此下云快已之事日陳于前不能奪已成之性崇曰舊史性作習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諭焉回佞庸違固吾所積懼諂之者易辨焉人之情莫不耀所能黨所近苟得志必快其所藴物性亦然故魚得水而遊崇曰舊史此下云馬逸駕而走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崇曰舊史

此下云此皆物之快其所緼也夫成王所緼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緼則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教之至也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黜師保之位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刑餘之人傅以殘忍戕賊之術恣睢天下之人人未盡愚而胡亥不能分馬鹿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自幽深宮矣崇曰史始皇紀二世遵用趙高申法令誅大臣及諸公子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先設驗持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若秦亡有以致之也崇曰賈誼策云夏有天下十餘世而

殷受之殷有天下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昔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是太子宴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選天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生而見正義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則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不然非貴辭讓所上者告訐不貴禮義所上者刑罰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

太宗為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即位後雖閒宴飲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

游習之致也崇曰褚亮傳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冦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以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並以本官為學士選宿閣下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榷畧前代命閻立本圖象使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貞觀以來師傅皆宰相兼領餘官亦時重選故馬周恨位不高不得為司議即其驗也母后臨朝翦棄王室中睿為太子雖有骨鯁敢言之士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剖腹為證豈不哀哉崇曰忠義傳安金藏在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有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

右畏其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剌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臨視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卿之忠也即詔停獄比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不疾廢耗瞶崇曰上莫報反目少睛下五恠反聾也即休戎罷師者處之又以僻滯華首之儒備侍直侍讀越月踰時不得召夫以匹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崇曰舊史此下云以教之直諫多聞之友以成之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臣以為高祖至陛下十一聖崇曰舊史此下云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為屑屑者故不之省設萬世

之後有成周中才生於深宮崇曰舊史云脫或萬代之後無保助之教則將不能知喜怒哀樂所自況稼穡艱難乎崇曰舊史此下云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擇官寮皆用博厚弘深之儒而又以達幾務者為之更相進見日就月將願令王子洎諸王齒胄講業行嚴師問道之禮輟禽色之娛資游習之善豈不美哉崇曰舊史此下云至德要道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去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已備則資游習之善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直修廢學選司成而足倫匹其盛哉

增注唐策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增注唐策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蔣繼焕

欽定四庫全書

增注唐策卷五

疏

馬周上疏本傳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常何武人不學周為修二十餘事太宗問何何具對帝即召之後奉使稱旨賜帛三百西周上疏云云帝善其言除侍御史

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事臣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唯忠義而已是以徒步二千里歸于陛下陛下擢

臣不次自惟論報輒竭區區伏見大安宮在宮城右牆宇門闕方紫極為卑小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乃至尊居之反在外太上皇雖志清儉陛下不敢違崇曰舊史云遊心道素志存清儉陛下不敢重違慈旨愛惜民力而蕃夷朝見四方觀聽崇曰舊史聽作者有不足焉臣願營築雉堞門觀務從高顯以稱萬方之望則大孝昭矣崇曰舊史作昭乎天下矣臣伏讀明詔以二月幸九成宮竊惟太上皇春秋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令所幸宮去京三百里非能旦發暮至也萬一太上皇

思感欲即見陛下何以逮之（崇曰舊史逮作赴）今茲本為避暑行也太上皇留熱處而陛下走涼處溫凊之道臣所未安然詔書既下業不中止願示還期以開衆惑臣伏見詔令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政竊惟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且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兆庶被殃國家蒙患臣謂宜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

有材行隨器而授則雖翰𦒍非疆亦可以免累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世者良得其術也崇曰本紀曰退功臣而進文吏二十八將論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願陛下深思其事使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禄也臣聞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為本崇曰舊史本作基故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子亦言吾不與祭如不祭是聖人之重祭祀也自陛下踐阼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惟聖情以乗輿一

出所費無藝崇曰舊史云勞費稍多故忍孝思以便百姓而一代史官不書皇帝入廟將何以貽厥孫謀示來葉邪崇曰舊史云垂則來葉臣知大孝誠不在俎豆之間然聖人訓人必以已先之示不忘本也臣聞致化之道在求賢審官崇曰舊史此下云立政之源必在揚清激濁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崇曰左成公二年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是言慎舉之為重也臣伏見王長通白明達本自樂工與皂雜類韋槃提斛斯正

無他材獨解調馬雖術踰等夷崇曰舊史云縱使術逾儕輩能有可取可厚賜金帛以富其家令超授高爵遂與外廷朝會趨陛倡予鳴玉曳履臣竊恥之若朝命不可追改尚宜不使在列與士大夫為伍

馬周又疏貞觀十一年又上疏云云太宗稱善

臣歷觀夏殷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崇曰汲冢紀年云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有王與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崇曰皇甫謐云周凡三十七主八百六十七年譙周云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皆積德累

業結恩於人心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不過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崇曰魏五主四十八年西晉四主五十四年東晉十一主一百四年後周五主二十五年隋三主三十八年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崇曰舊史仁化作廣恩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火故反天下土崩矣崇曰前徐樂書天下之患在土崩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崇曰舊史此下云廣施德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當年而已然自

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崇曰舊史此下云寛猛隨時）而大要節儉於身恩加於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延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時纔十分而一徭役相望兄去弟還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崇曰司馬談云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舊史）夏禹之惡衣菲食（崇曰語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

致美乎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

露臺崇曰前本贊嘗欲作露臺名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東方朔傳云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綉纂組妨害女功特詔除之崇曰本紀詔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注紅讀曰功所以百姓安樂至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今荆州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

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於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後聖慮之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者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

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崇曰舊史此下云京房謂元帝曰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信也往貞觀初率土霜儉一疋絹纔易米斗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也竇曰讟徒谷反謗毁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疋絹易粟十餘斛崇曰舊史斛作石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令營為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

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能必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强斂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晏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為政不煩遠采上

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昔賈誼謂漢文帝云可痛哭及長歎息者言當韓信王楚彭越王梁英布王淮南之時使文帝即天子位必不能安又言賴諸王年少傅相制之長大之後必生禍亂後世皆以誼言為是臣竊觀今諸將功臣陛下所與定天下無威略震主如韓彭者而諸王年竝幼少縱其長大陛下之日必無他心然則萬代之後不可不慮漢晉以來亂天下者何嘗不在諸王皆由樹置失宜不預為節制以至滅亡人主豈不

知其然溺於私愛爾故使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
令天下百姓尚少而諸王已多其寵遇之恩過厚者臣
愚慮之不特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陳思王文帝即
位防守禁閉同獄囚焉何則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
而畏之也此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身食大國何患不
富而歲別優賜曾無限極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
言自然也令大聖創業豈唯處置見子弟而已當制長
久之法使萬代奉行臣聞臨天下者以人為本必使百

姓安樂在刺史縣令爾縣令既衆不必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巖廊之上夫復何為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第入為宰相令獨重内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身力强者先入為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

魏徵陳時政得失疏四首本傳字玄成魏州曲成人太宗時拜特進

仍知門下事

時上疏不納

刑賞疏

書稱明德慎罰崇曰康誥克明德慎罰舊史稱作曰惟刑之恤崇曰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舊史作惟刑恤哉禮曰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崇曰記緇衣篇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舊史煩字下亦有矣字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崇曰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同上舊史勞字下有矣字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崇曰舊史此下云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

起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大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踈貴賤而輕重者也崇曰舊史作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令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崇曰舊史云令之刑賞未必盡善或申屈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瘢薄官反崇曰舊史云遇喜則矜其刑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因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

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敦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弘而鍥薄之風先摇董曰鍥口結反刻也○崇曰舊史云暇豫清談皆敦尚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亡自安益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扇夫上風既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犁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況人君而自高下乎崇曰左傳二十六年伯州犁上下其手以道因意前湯傳所治即上意所欲皋予監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舊史云州犁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人臣之頗僻猶莫能中其欺罔況

人君之高下將何措其手足乎頃者罰人或以供帳不贍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之急也夫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以隋府藏況今之資儲以隋甲兵況今之士馬以隋之戶口況今之百姓挈長度大度達各反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彊而喪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崇曰舊史云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計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之富强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

之非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悟滅亡之所由也豈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止水鑒政之安危必取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思隋氏以為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所以亡則存矣崇曰舊史思字下皆有其字 存亡之所在在節嗜

慾省遊畋息靡麗罷不急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崇曰舊史此下云杜悅耳之邪說聽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模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既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淫佚有以動之也崇曰舊史此下云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云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美盡善固無得而稱焉

諫作飛山宮疏

隋有天下三十餘年崇曰舊史云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四十餘年風行萬里威讋殊俗。董曰讋杜覽反安也崇曰舊史讋作動一旦舉而棄之彼煬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強不虞後患也驅天下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宫宇臺榭是飾徭役無時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内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殞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聖哲乘機拯其危溺今宫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

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毁廣殿安處卑宫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

陳事疏

臣聞為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

立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為也自王道休明縣十餘載倉廩愈積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勤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為朋黨告訐為至公彊直為擅權忠讜為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無咎彊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讜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熒惑視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甚者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崇曰舊史此下云其待君子也則敬而踈

過小人也必輕而抑抑則言無不盡跡則情或不通是譽毀常在小人而督責常加君子也崇曰舊史云刑罰加于君子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慮不及遠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崇曰舊史云無妨於正道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忠令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景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義大矣哉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

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醜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曰間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

是使晉國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安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慎於信任遠避佞人崇曰舊史此下云況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況陛下之上聖乎故欲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崇曰舊史此下云則小人絕其佞邪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

十漸疏

臣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頃年以來崇曰司馬光通鑑頃作比寖不克終陛下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市索駿馬崇曰通鑑無索字并訪恠珍崇曰通鑑無并字昔漢文帝却千里馬崇曰前賈捐之傳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詔還馬與道里費晉武帝焚雉頭裘崇曰本紀咸寧四年十二月辛巳大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于殿前陛下居常論議遠希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懔乎若

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不畏楊億曰事見家語弟子解陛下貞觀初護民之勞煦之若子董曰煦以羽反吹也不輕營爲頃旣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爲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貞觀初役已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絶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爲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

也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遠于萬反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間居莧反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竇曰昵女乙反近也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令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樸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

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行下孟反事有成迹一人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為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居莧反此不克終六漸也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為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

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慠縱欲長丁丈反慠魚到反無事興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疎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内戶口並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寧故死不攜二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别驅任市物襁屬於

壓董曰𣾰居兩反錢貫遞子背望於道脱有一穀不收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帖泰竇坤曰帖託協反靜也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崇曰左襄公二十三年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令旱熯之灾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所戒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為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

魏徵十思九德疏新史本傳不載令將舊史附入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

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者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於居安思危戒貪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厚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不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

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雖董之以嚴刑終苟免而不懷仁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崇曰荀王制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崇曰書五子之歌云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有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所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而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恐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

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是十思弘兹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崇曰前王吉曰體有喬松之壽顔注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增注唐策卷五